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

# 老枪我是

一杆枪

一个人

一座城市

一场战争

陈建波 / 著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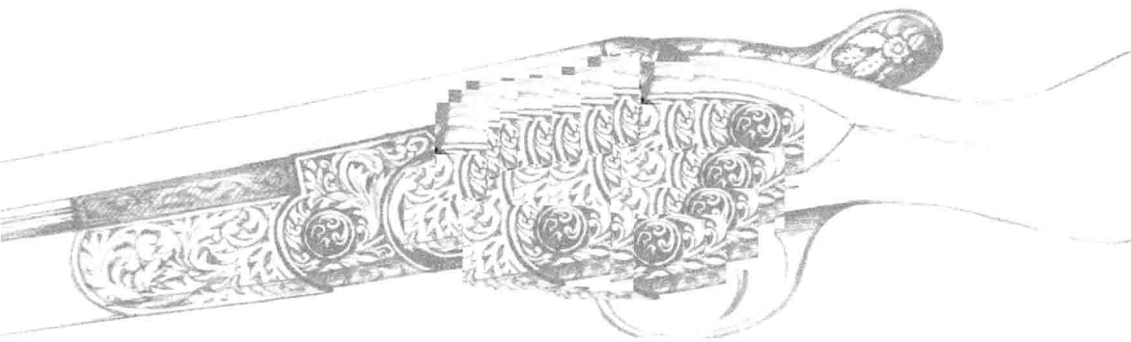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作品

# 我是老枪

陈建波 /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老枪 / 陈建波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63-7863-5

I. ①我…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6263号

## 我是老枪

---

作 者: 陈建波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印 张: 25.7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63-5

定 价: 32.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第一章

## 1

死刑在万字会后院的一处洼地执行，北条中佐只穿了件衬衣，将制服和手枪都丢在了审讯室里。在此之前的三天三夜，他没有合眼，逐一地对这些嫌犯进行刑讯，但始终未能如愿。这七个人没有一个肯满足他的需要。虽然有人供出了吴尚军统站的秘密据点；有人供出了城外新四军的物资储藏地；有人供出了国军反攻的初拟计划，却都不能挽回自己的性命。

作为吴尚警备司令部特高课长，情报机构的头目，他锲而不舍地只为一个目标：找出老枪。谁是老枪？老枪就隐藏在这七个人当中。这次代号“累积”的秘密行动，他已经谋划了大半年，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他压抑着自己易于暴怒的脾气，耐着性子放饵、诱引，不动声色地收网，在依次排除之后，终于将目标锁定在这几个人身上。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特高课会同宪兵队全部出动，将这些人分别逮捕。这次行动过程中，损失了十个宪兵和四名便衣，但他在这些部属横陈的尸体前视若无睹，只对最终抓获的嫌犯兴致盎然。

可是，他寄予厚望的酷刑，虽然貌似令他们屈服、开口了，却都不能搔到他的痒处。以他的职业经验，就当前的情形得出如下结论：高级的情报特工，往往会在身临绝境时，模仿壁虎断尾，以小的让步来掩护、隐藏更重要的机密。他需要消灭老枪，结束自己近两年的噩梦，至于老枪是谁，在心力交瘁之下，他已经放弃追寻了。

北条中佐为免夜长梦多，决定结束审讯，将这些人照相留影后，全部处决。处决的方式则选择了最为虐毒的方式：活埋。他吸着烟，在没脚

的青草间目睹着老枪被泥土窒息、湮没，聊以纾解自己这几百个日夜焦虑失眠导致的疲乏。

洼地里，七个深挖的竖穴已然完工。当那些待死的囚犯被拖到它们面前时，立刻意识到了死亡的降临。他们在宪兵的挟持下奋力地挣扎、吼叫。

北条啪的一下打开了手里美式军用打火机，在一束火苗中点燃了香烟，微笑着看这些绝望的人，轻声说：“我已经放下自己的好奇心了，老枪将在今晚安息在这里，这就足够了。”

他徐徐吐出一口烟气来，做了个手势，示意行刑。

士兵们立即动手，同时将这七个人脚下头上笔直地杵入坑穴中，用铁锹和鞋底，将掘出来的泥土回填，不时地压实、浇水。泥土从待死者的脚踝向上堆积，渐渐垒高，超过了膝盖、下肢、腹部，向胸口移动。于是，这些自忖必死的人们，在濒死前高声呼喊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狗日的小鬼子，我操你八代祖宗！”

喊声此起彼伏，划过了这傍晚寂寥的夜色。

北条抽完了第五根烟后，将烟蒂扔在地上，用靴跟碾踏了几下，伸手招呼一声。卫兵将他心爱的军刀奉上。他哗啦抽出刀来，雪亮的刀身耀眼夺目。他提起军刀走到业已被泥土埋到颈项，变成紫红色的一溜儿面孔前，居高临下地笑了几声，然后双手紧握刀柄，依次猛烈地劈下。人头落地，一柱血花喷涌上半空，复又溅落在行刑者的身上，四周的士兵们发出一阵哄笑。

连斩七人之后，北条中佐收刀擦拭，吩咐道：“明天全部挂出去示众，老枪已经死了，吴尚太平无事了，太平无事了！”

他带着一身淋漓的鲜血，回到前面的庭院里，脱去衬衣，站在井边，抹上肥皂用井水洗干净，这才换上军装，挎起军刀，戴上军帽，牵出匹白马来，翻身跨上，一带缰绳，在几名士兵护卫下返回住处去了。

吴尚天禄街北，一处西式公寓，门灯初亮，街口临窗处，一个日本女人正在向外眺望。屋子里，低矮的木几上，几样洁净的菜肴已然摆放整齐，一瓶清酒也已开启。屋角处，一台唱机正播放着女声演唱的歌曲，曲调幽怨，如泣如诉，令人闻之潸然泪下。

北条以这座城市主宰的架势，跨马行走在街道上。冷水浴祛除了他

多日来的倦困，刀鞘的末端不停地敲击着他皮靴的后跟，让他保持住清醒。他的目光扫过了街道两侧的建筑和行人，嘴角泛起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油然忆起一句话来：强大的人，必须是由另一位强大对手造就的。

这话一点儿也没有错，没有这位老枪的存在，没有这位持一把双筒猎枪，刺杀途经本地稍作逗留的名将之花饭岛正武中将，引起本土舆论的哗然，便不会有自己从满洲铁路守备队的升迁。他是凶案侦破专家，前东京警察署警官，当初被征入伍，赴满洲担负维护治安的任务。他在一群军人出身的同僚中是异类，晋升缓慢，前途黯淡。是老枪给了自己柳暗花明的机会，他通过对这个神秘枪手的追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警察，成为能够应对特殊事件的干练人物。

明天，他将从那七颗头颅中选择一个，向外界公布，那个威胁这座城市安宁的凶残恶魔，已然授首就死，吴尚治安将由此揭开新的一幕。而他，北条四郎，已经在电话报功时得到了高层的赞赏，擢升职位，那是指日可待了。

他在侦缉老枪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支无所不在的暗线队伍，深入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此刻，他在街心策马而行，四下里会有多少部属钦佩的目光在凝望着自己。他心花怒放，抬眼望去，已到寓所。远远看去，廊檐下挂着的灯笼上，北条两个浓墨字迹在烛火的闪耀中，格外地醒目。

他侧身下马，脚踏踏上台阶时偏移了半寸，崴了一下脚，不禁疼得皱起了眉头。他的妻子北条直子挪着碎步躬身迎到门口，行礼问候道：“辛苦啦。”

北条将马匹交给卫兵，摇着头一瘸一拐地进了屋子，在妻子的服侍下脱去军服，换上长衣，席地而坐，边揉着痛处，边去端起酒杯来浅浅地啜饮了一口，笑道：“今天是个好日子呀，过两天，我去南京述职，你随我去游览，这些日子，也辛苦你啦。”

直子连声称谢，殷勤地替他斟酒夹菜。北条惬意地喝了半瓶清酒，听了片刻唱机里的歌声，摆摆手让直子换个有情趣的曲子。直子会意，去换了一张曲调悠扬、歌声柔媚的唱片。北条入神地听了半晌，摇头感叹说：“听这歌声，不知道是怎样的美人儿呢。”

直子温顺地笑，替他搓揉双肩。北条哈哈大笑，借着酒劲将她拉过来，亲吻了一下额头和双唇，一只手探进她的胸怀。却不料外面寂静的街头传来一阵激越的胡琴声。琴声激荡，似有无数的悲愤要在此刻倾诉。

迷离的月色中，令人闻之心潮起伏，不能自己。

北条中佐皱起了眉头，起身走到窗口，从窗玻璃里看到两个卫兵持着枪离开门厅，向那发出琴声的幽暗处走去。他转回身，又将直子抱在膝盖上，准备继续亲热，却又听得那琴声略微停顿后，变换了曲风，刹那间如金蛇狂舞、万马奔腾，一阵嘈杂，一阵喧闹，裹挟着万千纷乱越窗入室而来。

他放开直子，蓦然起身，快步来到窗前，双手猛地推开窗扇，探出头去，愤怒地吼道：“八格！”

他的骂声未绝，一支双筒猎枪悄无声息地从窗户的右侧抵近了他的左颊，褐色的木托，铮亮的枪管闪着幽蓝的光泽。北条视线的余光觉察到了一丝异样，却没有来得及作任何的反应，那支握枪的手轻轻扣动扳机。只听得一下枪声巨响。那不远处的琴声顿止。四下里陷入了无边的寂静中。

北条的身体向窗户的另一侧猛地摆动了一下，然后就呈六十度角斜靠在窗沿上，一动不动。

直子吓得浑身颤抖，她小心地呼唤着丈夫的名字，来到窗前，一股浓重的硝药味，和人肉烤焦的腥臭味交缠在一起，扑面而来。她借着窗外的灯光和凄清的月色，看清了丈夫的脸，不，应该说是脸部的残余，吓得尖叫不止，双腿一软瘫倒在地，昏晕过去。北条中佐脸部的另一部分，连同击中它的霰弹火药，一起嵌入了墙体，成为星星点点破碎的皮肉，粘贴在坚硬的石块、砖头上。

北条四郎，在1945年5月，被刺杀于吴尚寓所，死状和他所侦缉的一系列案件的死者相同。他的死，让本拟告破的老枪事件再起波澜。老枪就此保持住了惯有的传奇，在吴尚，这座江边城市里继续存在。

## 2

天禄街北照相馆的暗室里，一盏红灯幽幽地亮着。女店主邹芳端着几杯茶水递送给散坐在阴影里的人们。上方临街的气窗口，鬼子巡逻队的脚步声整齐地走过去，渐渐消失在远方。有个人轻声咯咯笑了起来。他这一笑颇具感染力，屋子里其他的同伴们都纷纷跟着笑。

吴尚城前一阵子的腥风血雨似乎在这一笑之间被淡漠了许多。这时，外面倾斜下来的木梯处，传来了谨慎的脚步声，伴随着一个男人压抑的咳嗽声。

邹芳放下托盘，悄声说：“他来了。”

她拉开暗门，一个体型瘦长的男人走了进来，伸手与她握了握。

邹芳说：“晋夫同志，你所要见的人，我都通知来了。”

那被称为晋夫的男人点了下头，环顾众人，心中默数了一下，说：“这六位同志，我都了解过了，都是在艰险条件里坚持下来的经验丰富的同志。我代表省委向你们问候，致敬。”

众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接受这位新到任的领导者的赞扬。邹芳请晋夫在正中的空位上坐下，说：“老容牺牲后，大家都盼着上级派新的领导来领头打鬼子。这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晋夫摆了下手，说：“地下斗争错综复杂，我们的工作，要强调目的性、及时性，要守如处子，动如脱兔，攻则腾于九天之上，守则退于九地之下，要神出鬼没，让敌人心惊胆战，无从应付。这一点，大家要向老枪学习。”

他的话里提到了老枪，这些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老枪真厉害！真解气！北条鬼子以为除掉老枪了，放心大胆地回家搂老婆睡觉，结果被轰掉了半个脑袋！他信誓旦旦说要除掉老枪，到头来还是死在老枪手里。”

邹芳笑了起来，说：“大家知道不，老枪这次行动，就是晋夫同志间接安排的，狠狠地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长了咱们的威风！”

众人发出一阵惊噫，带着崇敬的心情，凝望着晋夫。

晋夫摆了下手，说：“老枪是我们党在吴尚地下工作的一面旗帜，有他在，敌人就没一天安生觉睡，吴尚的老百姓才有了指望。”

有人问道：“晋夫同志，据我们所知，老枪是单线行动的，不和我们吴尚地下组织直接发生联系。你跟他有联系？”

晋夫笑了起来，拿起身边的茶杯喝了一口，说：“我这次来吴尚所负的使命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让老枪融入我们整个地下组织的行动中来，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么说，我们可以跟老枪并肩作战了？”那人抑制不住兴奋，周围的人也都窃窃私语，激动起来。



晋夫望了一眼邹芳。邹芳悄声介绍道：“小马，地下组织联络员。”

晋夫点头，说：“小马，从今晚起，你就跟着我，这照相馆是联络地，我近期要召开一次包括城外游击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上，我要转达省委的指示，通报最新的国际形势。德国人快完蛋了，现在就剩下小鬼子了，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暗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掌声。秘密会议就此结束。参会人员悄然从照相馆的后门离开，如同水滴一样消融到庞大的巷区里，再难追寻。

到了半夜时分，照相馆里只剩下邹芳和晋夫。俩人关紧了门户，坐在红色弥漫的混沌里，彼此凝望着。外面的通衢大街上，又有一阵日军巡逻队路过的齐刷刷的脚步声，愈发地凸显了这深夜的寂寥。

邹芳问：“你，还住旅馆吗？”

“大同旅馆 201 房，我来之前，就定下了。”

邹芳略感失望地说：“还以为，你要住在这里呢。”

晋夫笑了笑，伸手去她的脸颊上轻轻抚摸了片刻，说：“来日方长，等咱们完成了任务，有的是时间来团聚。”

邹芳心底叹息一声，不再多语，去替他取出被子，安排他睡在这暗室里。晋夫躺在几张凳椅接成的简易床铺上，闭上眼，将被头拉到胸前，聆听着邹芳返回卧室的脚步声和气窗外一只野猫的怪叫声，辗转难眠，直到天亮时，才勉强睡着。

可是，太阳露脸不久，气窗里传来了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人们惊慌失措地说道：戒严了，戒严了。他猛地坐起身，揭开被子穿上外套，从木梯爬上去，察看情况。邹芳正在关拢照相馆的门扇，插上木栓。透明的临街橱窗里，只见行人纷纷闪避，小贩奔逃。一队刺刀闪亮的鬼子兵和穿黑衣裤的警察正在后面驱赶着。

邹芳回过头来看他，脸色苍白，说：“快，从后门进巷子，你先去蓬莱巷 3 号暂时落脚，我回头跟你联系。”

晋夫摇了摇头，坐下来不住地咳嗽着去摸出烟来，说：“别慌，这动静是净街戒严，不是抓人，咱们就在这里看着。”

邹芳没有反对，转身去隐蔽的角落里取出一把手枪来，打开保险塞进了照相机的木盒里，留待备用。

街头混乱之后陷入一片静默。日本兵分列在街道两侧，一辆汽车、几匹马组成的队伍在街心里穿行，从照相馆面前经过，在斜对面一百多

米的地方停下了。邹芳明白过来，悄声道：“是北条的寓所，他被打死的地方。这该是慰问他的老婆吧？”

她的猜测似乎不错，车内出来一名少将和一名大佐，骑马陪行的是几名中佐。他们簇拥着踏上门厅前的两级台阶，仰起头冲着那晚毙杀北条的窗户处指指点点，议论不休。晋夫盯住那几个日本军官观察片刻，说：“不是慰问，是来现场勘察的。我猜，北条的继任者来了，吴尚又要陷入动荡中，不得安宁了。”

邹芳鄙夷地笑了笑，说：“来就来了呗，我们看着这些鬼子耀武扬威地来了，被老枪干掉了，这个职位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前头死了四个，这是第五个，后面也许还会有。”

晋夫没有应她的话，划着了火柴，吸了几口，不住地咳嗽，却不肯将它挪移开去。

### 3

渡边大造是个外形清秀的中年男子，一副考究的眼镜给他增添了不少文雅气质，这与他那些行伍同僚们，形成了巨大的差别。作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他于昭和十一年应征入伍，在陆军里做一名高级秘书，专门撰写作战总结和捷报，并不参与军事行动；被出入军部的低级军官们讥为花瓶，华而不实，只能留在司令长官身边做做样子。

他虽然无意中听到了这些风言风语，几次向长官请求，要求去联队担任参谋，参加作战，挽回颜面。但长官喜欢他华丽的文笔，能够为自己的战功添彩，故而一直没有答应。但在1942年初的长沙会战中，长官指挥失利，被撤职调往后方任职，再无战功可叙。

渡边的文笔失去了用武之地，对他的前程却产生了转折性影响。适逢占领区内游击队活动频繁，不断袭扰主要交通线，直接危及了前线的战局。他趁机向长官进言，将所属区域划分为六个区，每个区域派遣一名督导官专司侦缉、围剿之职，彼此通气、协同行动，可一举解决燃眉之急。长官采纳了他的建议，由他作为特别代表，督办相关事宜。

渡边抓住了这个机会，拿着长官的军令行事，和一帮佐级军官聚会、厮混，以他们为督导官，建立一支讨伐队，再辅以守备部队为后援，对

辖区关键地区的国、共两方的游击队进行了围堵清剿，结果成效斐然。

他由此崭露头角，在军中声名鹊起，一洗花瓶名声，晋升军职，俨然成为特种战专家，忙于奔走于华中各地，维持占领区的治安。他的行事风格犀利果断，且有谋略，擅长心理战术，和前任北条四郎相比，视野更为开阔，手段更为灵活。而且，他还有一样优势是北条难以企及的，那就是在军方所拥有的权力。他至今依旧兼有司令长官山田峻的秘书头衔，这使得他在高层能得到所想得到的方便。

以渡边大造的身份，吴尚这弹丸之地的治安，原本无须他的费心。而他本人也根本没有赴吴尚的打算。但是，形势影响比个人的选择要更加强大，就在近二十天前，他远在北平休假，突然接到急电，要求他立即赶回南京，参加一个绝密的紧急军事会议。他接到电报不敢怠慢，立即搭乘运输机返回。在会议业已开始半天之后赶到。

当渡边进入戒备森严的方面军司令部会议室内时，正值山田峻讲话。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这是帝国存亡的关键一战，我受大本营密令，担负指挥重责，华北方面两个师团已经增援南下，前线已经有四个师团集结，海军方面所有的舰船都将沿江而下助战，力求打开通向重庆的屏障，围歼支那军队的重兵集团，一举达成占领支那全境的战略意图。这样，即使在失去德国盟友的不利形势下，我们也可以独立应对未来的不利局面。不过，鉴于敌方的空中优势，我们的后勤辎重无法直接全部运抵前方，我选择这里，作为我方军需物资的中转站，它在敌方飞机的轰炸航程之外，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吴尚，除了吴尚。别无选择。”

他重重地强调一句。但参谋长宇恒中将提醒道：“司令长官阁下，吴尚虽然有难以替代的地理优势，但是那里的治安状况非常糟糕，我刚刚得到报告，从满铁调来的刑侦专家北条中佐殉职了，那个传说里神秘的老枪，解决掉了他的第四任对手，这对于我们将要存放在吴尚的军需物资，将是重大的威胁！”

山田颌首道：“我已经充分考虑过这个棘手的问题，所以特地物色了一个精悍的人来处理吴尚的问题。渡边大佐，是皇军执行这个特别任务的不二人选，他将会担任督导专员，全权负责吴尚的治安，将那些潜藏在暗处的敌人找出来，予以消灭。诸位，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渡边君，明白吗？”

渡边大造在这样的高级将领会议上，被长官高调捧出来，心中感激

万分，立即站起身来，行礼道：“感谢司令长官的信任，卑职一定竭尽全力完成所赋予的任务，为圣战效力！”

负责吴尚治安，剿灭地下组织和游击队，消除隐患，使之成为即将开始的大决战的军需物资安全囤积地，这个任务意义极其重大。渡边大造一面聆听会议后续的内容，一边考虑赴任后所应做的准备。会议结束后，他短暂地和情报机关熊本少将、宪兵司令松尾少将端正地商议了片刻，要求将与吴尚有关的所有情报资料都交由自己查阅，在前往吴尚之前，他必须形成自己的判断以及解决方案。

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潜心研究了三天之后，第四天，他的计划拟定，当即求见山田大将，面呈方案。山田峻虽然耽沉于战役进攻计划的制订，但却丝毫不敢轻视这份治安肃清方案。他请这位秘书先行坐下，自己详细地阅览了计划，脸上漾起一丝笑容来，说：“渡边君，你不愧是特种战首屈一指的专家，这个计划切实可行，而且不局限于吴尚，大局观很好，令人赞叹。我支持你付诸实施，需要什么，尽快开口。看来，一个安全稳定的吴尚，是指日可待了。”

渡边大造站起身来，敬礼道：“司令官阁下，多谢您的栽培，现在是卑职报答您的信任，为帝国效忠的时候了，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渡边的计划获得了司令长官的认可后，立即部署执行。他于前任北条中佐死后半个月，率领几名精干部属乘飞机抵达吴尚。吴尚警备司令木村少将，对于这位特种战专家早已是久仰大名，不敢轻视，刻意做出谦恭的姿态。见面后，准备设宴款待他们。但渡边心系军务，当即便婉拒了，提出要去接管查阅北条留下的所有资料档案，明天一早，勘察北条被刺的现场。

木村虽然心中有些失望，却无可奈何，只得任其所为，自己尽到礼数，不留下轻慢的把柄就行了。渡边一行六人正式接管了特高课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在那些堆积如山的案牍文件里熟悉、追索这位前任死前有关老枪的一切蛛丝马迹。

次日上午，彻夜未眠的渡边，在办公室外院落古井边，用寒冽的井水进行了一次全身沐浴，吃了一点鱼片寿司后，打消了倦困，这便履约去和名义上的上司见面，一起前往北条四郎被刺现场——他自己先前的寓所。

北条寓所内已然空无一人，仅留卫兵在外面值守。北条直子因为丈

夫之死受到了太大的惊吓，至今仍在医院里住着。开启了寓所橡木包铁的宅门后，木村做了个手势，请渡边先入。渡边谦让一句，跨进门去，身处于楼底宽绰的客厅之内。

他打量着室内保持着西洋风格的摆饰，向前几步，走到正对宅门的那张皮质沙发上，生怕惊动亡灵一般轻轻坐下，两手搁在把手上摩挲了几下，右手顺着业已形成的纹路向下摸去，一把精巧的手枪搁在没有封盖的匣子里。他被这无意之举带来的意外发现吸引住了，低头去看清这把勃朗宁手枪摆放的朝向和位置，计算了一下在意外情况下抓握和射击的速度，会意地笑了笑，重新将它放回原位，对着一脸惊异的木村说：“北条中佐是个做事细致、极为小心的人，我对他很感兴趣。”

木村叹口气，说：“北条君是我最为得力的部下，可惜，他没能完成铲除老枪的任务。”

渡边点点头，沉思片刻后，与其他人一起踏上楼梯去楼上的卧室察看。在转角处，他留意了一下扶手九十度的拐角，试探着去下面探摸，那里藏着一把军用匕首，刀鞘被固定死了，抓住刀柄即可一抽而出。

木村在一旁瞧着，忍不住惊叹道：“北条君太小心了，处处都留着武器，以备不时之需。”

渡边没吭声，继续拾阶向上。楼上的房间跟底层截然不同，已经被改造成推拉门和榻榻米，完全是日本风格了。卧室里，是北条被刺杀时的原貌，几乎没有改变。木村似乎嗅到了空气里残存的血腥气息，便收住脚，说：“渡边君，你是专家，请进去吧，我们都进去会破坏现场的。”

渡边同意他的说法，也不客套，脱去军靴，光脚踏上冰冷的地板。

这卧室内，并没有木村所想象的血腥气息。根据报告，渡边清楚，北条是被打死在窗口。那窗口面朝大街，异常危险。根据已知的痕迹表明，像北条这样一位经验丰富、思维缜密、行事谨慎的人，理应明白这一点。他为什么在那天夜晚，贸然打开窗户现身，成为对手的靶子呢？

他猜疑着，走到窗前，仔细察看那已然被烟火瞬间熏灼得焦黑的边框，以及被剧烈爆炸声震碎的玻璃。那些锯齿状断面和坚实的窗台砖块上，血渍依然。在上午的阳光下散发着淡淡的腥臭气味。

渡边摇下头，闭眼想象着那晚北条中佐探头出窗时的情景，随后下意识模仿。当他向窗外现身时，外面街道上场景跃入眼帘。道路两侧的人行便道上，宪兵林立，刺刀闪耀，两边的店铺俱已关门，只有对面

那处被林木环绕着的池塘边，有行人穿过偏僻的小径。

他仔细观察着窗台左侧破损的砖面和弹洞，这表明射杀北条的这一枪不是从正面迎头打来的，它是从侧面，准确地说是从窗户左侧开火的，而且根据弹孔以及业已支离破碎惨不忍睹的死者照片来看，他是被近距离击中的。凶手肆无忌惮地将双筒猎枪抵近了他的头颅一侧，扣动了扳机。

渡边转身向门外旁观的那些同僚们说：“杀害北条中佐的凶手，事先潜入了公寓，在窗台右侧的位置等待着，再加上街道上有人配合诱使北条中佐探头出窗户时，开枪射击，据报告所载，这个寓所设有卫兵，凶手是如何进入公寓的？”

他退出了公寓，请木村等人一起在楼上下其他屋子里察看了一遍。正待他们离开时，渡边无意中看到客厅木门背面鞋柜上镶嵌的镜面上，映印着一个影像，不觉心中一动，便径自过去，将向内敞开的坚固且沉重的木门重新合上。

一把老式的双筒猎枪赫然现身。它搁在固定在门背后的专用木托上，木托表面的雕饰花纹精美，可以确定它是这幢房屋旧主人的喜爱之物。但又怕它陈设在客厅里有碍观瞻，所以索性将它隐藏在门后，好方便无人时随手把玩。

他笑了一声，抬手将猎枪取下来，嗅了一下枪管，有浓重的火药味，近日发射过子弹无疑。他叹息一声，对木村说：“这就是杀害北条中佐的凶器。”

木村等人瞠目结舌，这是怎么回事？北条死于自己宅中所藏的猎枪之下，那么之前那些死者，也都是命殒这枪口之下？这把枪，就是传说的老枪？使用这把枪的人，与这座宅子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一个个疑问，犹如大钟撞击，振聋发聩，令这些身经百战的军人们都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之中，一时难以自拔。

#### 4

辛雯被早晨的雨滴惊醒，猛然想起外面檐下悬挂着的干净衣服，连忙起床，拣起竹竿去收拢它们。她穿过走廊时，瞧见书房窗户开着，便

提醒一句：“姚银，下雨了。”

书房里临窗的案头，一只酡红色的瓷钵里，堆满了烟蒂。名叫姚银的男人坐在圈椅里，手抚一把乌油发亮的紫檀镇纸，看着面前满满一纸精细小楷誊录的金刚经久久未干，对于这清晨时下起的小雨有些无奈，但看到辛雯举着竹竿收衣服时摇曳的身姿时，不觉眉头舒展下来，笑道：“别收了，这点儿雨是过路风带来的，一会儿就过去了。你收来收去也累人吧？”

辛雯嗔怪道：“你就是个说现成话的懒鬼，游手好闲，这天气还会听你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姚银打了个哈哈，不接她的话茬，起身去门后取了把油纸伞，撑在头顶，走下三级青石台阶，站在天井里仰头望天，片刻后说：“这阵雨顶多再下十分钟就会停的。一起出去转转？”

辛雯跺了下脚，没好气地说：“不去，这两天待在家里多好，偏偏要出去乱转！”

姚银装作没听到她的埋怨，悠然出门而去，在街角口和几个匆匆避雨的人打着招呼。有位老者手里拿着把扇子，四顾茫然，见他来了，急忙挨到他身边，将扇子送到伞下，说：“姚少爷，这扇子比我人金贵，我淋点儿雨不要紧，它可不成！”

姚银笑道：“知道，唐伯虎画的美人儿，美人儿是不能淋雨受潮的，你老人家是护花心切。”

老先生晃着脑袋说：“然也，然也，老夫是甘为美人淋雨的，来来来，我就借你的光，去茶社小憩避雨，今天我做东请你。”

姚银说：“郑老，该当我请，咱们是老茶友了，这点绵薄心意还是要尽的。”

俩人合着一把伞，在渐渐稀疏的雨点里走了一阵，到了前面的留芳茶社，正要收伞进店。突然间，只见街对面十字路口窜出个青年汉子来，甩手朝后打了几枪。这片街区四下里警哨阵阵，想来，是落在包围之中，难以脱身了。

郑老扯住姚银，催促道：“快进去，快进去，一早上碰上这无妄之灾！”

俩人匆忙进店。却不想，方才这话落在了无处藏身的汉子耳边，倒似提醒了他一般，再不慌乱，掖起短枪来，紧跟在他们身后进了茶社，

拣了临河窗口的桌子坐下。他刚刚打枪时的情形，被屋内众人看得清清楚楚，这会儿竟也闯进茶社来，惊得众人纷纷起身，轰然欲走。

那汉子拔枪喝道：“都不准走，谁走，我一枪打死谁！都给我坐下！”

他这话一出，众人被吓住了，乖乖地各返原位，一齐眼巴巴地望着那十字路口。只见一队日本兵和几个侦缉队的便衣尾随而至，随即，其他方向亦有脚步声起，追兵从三面聚集在茶社门前。茶社伙计心惊胆战地去将店门悄然关起，掌柜的站起身来，合掌哀恳道：“各位，别在小店里闹出事来。”

一屋子的客人伙计都齐刷刷地将目光聚焦在那个躲避进店的汉子身上。

姚银望望窗外，雨已止住，悄悄推推郑老，低声说：“咱俩今天都是受了你这把扇子的连累，美人儿本是杀人刀啊！”

郑老懊悔不已，拿起这扇子看看，将它重重地搁下，独自气闷。

那汉子将短枪平放在膝头，隐藏在桌面下，做了个手势。众人理会了，不再看他，都愁眉苦脸地盯住了自家面前的茶水、肉包和面条，一声不吭。

屋外的日本兵们叽里呱啦地吼叫了一气，分头搜人。那被虚掩的店门被一脚踹开，两个侦缉队便衣闯进门来，手里挥舞着短枪，吆喝道：“刚才有个奸细跑到这里来了，这是皇军追捕的要犯，他在不在这里？你们瞧见他没有？”

掌柜的赶忙出来招呼，说：“二位，二位，都是老相识了，别吓着大伙儿，这里可都是喝茶的客人。”

一个便衣冷笑着说：“都是客人？我们倒要细心地瞅瞅，看看你这些客人当中，有没有皇军要请的客人！”

他们手端着上膛的枪，从桌子之间挨个儿查勘。外面街头，日本兵失去了目标，都集中在这里，三面围死了。那个汉子额头隐隐见汗，用衣袖擦一下，效仿其他客人的样子，半低下头去。这两个便衣仗着日本人的虚火，好整以暇地打量着这些客人，不时地戏弄般将枪管在他们的脑袋和身体上点点戳戳。

姚银背脊上挨了一下，身边的郑老吓得要哭，却不敢，模样难看至极。

等到查了那汉子的桌前，他面前半碗不知道是谁吃剩下还没来得及



收掉的面条，打消了搜查者的疑心，就此敷衍过去。他们回转身到了柜台边，沉下来脸说：“掌柜的，你私藏嫌犯，胆子不小！”

掌柜的苦笑着拱手作揖，从抽屉里取出一小叠钞票，卷起来塞进他们手里，说：“辛苦了，辛苦了，你们二位总不能空着手走吧，小小的心意，不成敬意。”

两个便衣对看一眼，笑了起来，说：“咱兄弟们可不是白收你的好处，这外面的日本人，可都得我们来打发。这叫做一手托两家。懂吗？”

他们扬长出店，在路边掏出盒香烟来，四散给那些气急败坏的日本兵们。他们聚在一起抽吸，放松了情绪，叽里呱啦竖起大拇指夸赞这二人，气氛一片融洽。

店里的人都松了口气，客人们把一颗心咽回肚子，发觉面前的食物都快冷了，赶紧抓起筷子。伙计们奔走于灶台之间，端笼托盘。那汉子侦察着街头的动静，准备离开。掌柜的对面的那张桌子上，一个客人起身付账，先行出店。不一刻，街头那些日本兵整队撤离，街面上，又恢复了平静。那汉子丢下钱，抓起只包子咬在嘴边，向众人拱手答谢，出门而去。

但他刚刚在街上露面，霎时间便枪声大作。这汉子大叫了一声，翻滚着回到店里，拔出枪来对外连开四五枪，然后满脸流血地跌跌撞撞冲向临河的窗口，双手抱头猛地向前，整个人如同树枝样坠落下河岸，扑通一声没入水中。

外面，日本兵们端着枪冲进店里，追到窗口，对着河面乱枪齐发。屋内众客惊起欲散，却见店门口站着一人，正是方才在店里付钱离开的那个客人。掌柜的心里叫声苦，说不出话来。那人摆了下手，日本兵们将那两个便衣横拖竖拽地拉进来，双手被剪缚在背后，跪在地上哭喊连声，哀求饶命。

那人将衣领松开一截，视线在茶社内众人的脸上逐一扫过，说：“本该把你们通通逮捕，但我今天兴致不错，暂且饶过你们。但是这两个人，收受掌柜的贿赂，公然欺骗皇军，罪无可赦！这掌柜的明明看见这个嫌犯逃进店来，却隐瞒不报，也是死罪！今天我就在这里处决他们，给你们一个警示，与皇军为敌，就是这个下场！”

掌柜的被押出了柜台，哭喊着：“太君饶命！太君，我这是一时糊涂啊，饶命啊！”